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十八回 約三事改邪歸正 赴雙龍除暴安良

楓葉蕭蕭江上村，綠林豪客夜知聞。相逢不用多迴避，世上於今半是君。

卻說楚材因愛金龍等四人武藝高強，人材魁偉，而且肝膽出眾，將來破島寇之時正可作為指臂之助，況梅花村的那段姻緣卻是他們暗中作成，故此有意釋放於他。又恐他們不改性，將後反是自己的罪孽，因此想了一想便說道：「我所說的三件亦非難事，不過要你們日後受用無窮，並非強人所難。」說到那裡，金龍已知楚材的意思是恐他不肯改過，是以這般鄭重，便連連地叩頭道：「俺們已知自己走錯道路，所吩咐的話，都是金玉之言，只求示下便了。」

楚材道：「第一件是，自今以後你們須要做個安善良民，不可妄取不義之財，你們能聽我否？」金龍等齊聲道：「俺信既已改過，豈有再取不義之財？此後俺們情願務農為活，第一件是俺們能依的。不知第二件怎樣？」楚材道：「若論第二件，只因我看你們雖是做過綠林的人，卻還天良不昧，日後盡可有為。目今四海荒荒，寇盜披猖，恐怕刀兵一時還不能驟然平定。所有朝中的文武官員不是暮氣已深，便是庸劣無才，能為國出力者實乏其人。所以我勸你們不可自暴自棄，待到國家用人之際，便可出為投效。也博個封妻陰子，為祖上爭光。想我們三人也是欲為國家出力之人，不過現在時尚未到，若到其時，便要投筆從戎，為國吐氣。那時若有一材一術之人，都要收用。不知你們四人，肯為我用否？」金龍等又齊聲道：「不斬之恩，已是感且盡。又蒙肯為提拔，真是求之不得的事，有什麼不肯依呢？但請放心便了。請教第三件。」楚材道：「第三件也沒有什麼，不過你們曾經佔山為寇，稱孤道寡慣了的人，若驟然要想安分過日，只怕還不能盡改舊性，倘或偶然又作出些不法的事，豈不幸負我今日之言？所以甚不放心。你等四個可能對天立誓否？」金龍等四人齊道：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，若日後有變今日之心，便真畜類不如了。」

說畢，便齊齊地掉轉身軀對天跪下，朗朗地祝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弟子金龍、弟子金虎、弟子金豹、弟子金彪今蒙恩人釋放，又以善言勸導，若然不知好歹，嗣後或口不應心，再乾不端的事情，願死無葬身之地。惟望明神鑒察。」說到這裡，楚材連忙離座抬身，走下來將他四個扶起，親解其縛道：「四位言重了，方才冒犯，幸勿見怪。」文龍與鵲橋也一齊下座，各將名姓籍貫，細細說與知道。又命他四人坐下。金龍等四人也十分敬服，一定不肯。鵲橋道：「你們是做過強盜的人，怎麼這等不爽利？若再不坐，我又與你們打架了。」四人見鵲橋如此，只得告罪坐下，大家又細細的談論了一回。楚材甚是愛惜他們誤入綠林，又婉言地開導了一番。四人是不覺感激涕零，願以身許，雖使肝腦塗地亦甚情願。楚材察知其心，頗覺歡喜。因又命張武沈方，將妖僧所儲金銀財物等件盡行搜出，分作三股。以一股與杜鵲橋作為杜母甘旨之用；一股與金龍等四人以便回家置辦田產，不再為非作歹；又將一股交與鵲橋帶回收藏，或遇水旱荒年，民間歉收，以及貧苦之家托他時，常留心周濟。自己同文龍卻一些不取。

分發已畢，又細問金龍等雙龍山的事情，意欲命他領路前去打播。鵲橋道：「這條路俺卻認得，不必他們引領。競與他們同去，或被那廝知道，吃他留心防備，反為不美。況此刻時候已是不早，不如回去歇息一宵，明日再去亦未為遲。」楚材、文龍一齊點頭道：「這話說得不差，竟不用他們引領，就是了。」乃問金龍道：「你們此去住在何處？也須說與我知。將來要用著你們之時，便可著人來喚。」金龍答道：「俺們本有家眷，住的所在離這裡向北亦不過二三十里之遙，若蒙呼喚，只須著人問明錦屏山的路程，裡面有一座金家莊，便是俺們的住處。」楚材道：「既有莊院便可找尋了。」說畢，便一齊起身，走出殿門。

剛欲下山，楚材忽然想著這個地方極容易藏匿匪類，若不將此巢穴毀去，恐又有盜賊到來窩頓。況方才殺死的那些屍首亦須設法埋葬，以免暴露。因此將腳站定，命金龍等先自回去，不必候等同行。金龍等四人只得各將金銀等物，大家背負了，拜別而去。這四個人將來楚材掛帥出關征剿之時，大有用處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丟過不提。

再說楚材候著他們走遠之後，已是黃昏之時。然後將方才所想的念頭說與文龍、鵲橋知道，便叫文龍帶領鵲橋張武、沈方等到裡面殿上稍待，自己披髮伏劍，念動真言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忽見半空中無數天丁力士降下，當先有三員天將一齊躬身道：「不知召請我等有何法旨？」楚材道：「無事也不敢驚動各位尊神，只因山下有無數屍骸，雖是他們自作之孽，不防暴露，然弟子心上殊覺過意不去。因此特行召請各位尊神到來，務祈大顯神通，將那些屍骸揀一塊空地，一齊埋葬，不得有違我令。」那三員天神同說一聲：「領法旨。」依舊駕起祥雲騰空而上，不一時，只見半山中間飛砂走石，遍地填土，沒有一回工夫，三員天將復又降下，對楚材道：「所有一切屍骸已奉法旨在半山中間築成一座大墳，盡行埋好了。」楚材舉手道：「有勞各位尊神法力，異日再當奏表天庭，此刻且請回天。」三員天將又應了一聲，一齊帶著天兵力士回天去了。那杜鵲橋站於文龍背後在殿上遠遠觀看，喜得打跌道：「俺不知你們兩位有多少本領，怎麼連天上的天兵天將都召得下來，這是那裡去學來的？」文龍笑道：「自然有個所在學得來，現在且不必告訴你。」說畢便一齊出了殿門，來到楚材跟前。

文龍道：「我想這個大殿是斷斷留不得的，倒不如取此火種將它付之一炬，也免後日之患。」楚材道：「這話正合我意，照此而行便了。」遂回頭對沈方、張武兩個童兒，叫他們快去找尋火種。不多一回兩人已將火種尋到了，又取了些引火之物，堆在殿之四面，點起火來，真是好看。一霎時已是滿天通紅。好得此山荒僻，又在夜間，所以無人知道。楚材同文龍看了半響，方跨上馬匹同著鵲橋等一行五個人，望下行去。在半山中間，又看了一回，方才所築的那座大墳，此時雖是夜間，卻被焚燒，那殿的火光直射下來，則如白晝一般，可以無須再用火把，因此路上更覺清楚。

剛到山下，忽聽得嘶嘶的一聲馬叫，鵲橋便去尋看，只見樹林中間卻有三匹溜韁的好馬。鵲橋大喜，遂一齊牽將出來，自己騎了一匹。其餘兩匹定要叫張武、沈方騎坐。又將方才所得的金銀勻了，縛在那三匹馬的鞍轡之後。張武、沈方起初還不敢騎上，後來見楚材也要叫他兩個騎乘，只得一齊跳上馬背，跟於後面。楚材道：「時候已是不早，須得趕緊些方好。」說畢便將兩腿一夾，將馬一催，那馬便如飛而去。鵲橋雖喜步行，不慣乘馬，此時因要急於回去，便也不去管自己會騎不會騎，就將三尖兩刃刀的刀柄，在馬的後跨之上打了一下，那馬吃痛便叫了一聲，跟著楚材等主僕四人，也是如飛地趕去。鵲橋覺得騎在馬上猶如騰空一般，耳邊只聽得風聲，不覺大喜，又要想把刀柄再打兩下，早被文龍止住道：「你怎麼這等的呆，那馬禁得起那個刀柄麼？」鵲橋聽說，方不敢再打，只是緊緊地跟著而行。不到半夜工夫，已到了杜家村上，一齊下馬。鵲橋先上前敲門，此時鵲橋的母親妹子因記掛著他們，故此還未曾安睡。聽見鵲橋等回來，連忙叫女兒媽紅出來開門。鵲橋便叫張武、沈方幫著他將馬上的金銀取下，搬進去交與母親收藏，然後請楚材、文龍進去坐下，又將馬匹也一齊牽至後面空屋內繫住，少刻有張武、沈方前去喂料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鵲橋又叫妹子把飯做起，將煮熟的虎肉取了兩盤一同搬了出來，與楚材等大家飽餐一頓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即短，況又日間大家已是辛苦，故將飯吃畢後，略談了幾句明日赴雙龍山打播的事情，便各安歇。到了次日，各人絕早起身，早餐已畢，鵲橋便取了銀兩，同著楚材等取了行李，辭了杜母出門。喜得鵲橋同張武沈方今日具有腳力，便一齊上馬，向那雙龍山一路而行。

那一日已到了雙龍山的腳下，遠遠望去，果見擂台高搭，壯麗無比。因時候尚早，台主還未到來，故擂台上還是靜悄悄的，寂無一人。楚材便叫大家下馬，將馬交與張武沈方看守，自己便同文龍鵲橋走上前去細看。只見那擂台約有三四丈之高，四圍欄杆均用五色彩綢紮出，中間一座匾額寫著「以武會友」四個大字，左右持著一幅對聯，卻是狂妄可笑，原來寫的是：

生擒北海赤須龍並非誇口，活捉南山白額虎豈是空言。

楚材等看了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人真是目空四海，狂妄極了。少停等他到來，上台去問他一個明白，究竟還是空言還是巧口。」正說之間，卻見擂台上上面中間懸著一個光亮的大球，隱隱有些光華放出，不知是件什麼東西。大家猜疑了一回，復又往上細看，見那台之四角均高懸著一面大大的銅鏡，也有些光華盤繞，卻又解懸這幾件東西在上，是什麼緣故。不一時漸漸地又見來了無數武夫打扮的人，均往台上觀望，指手畫腳地不知說些什麼。楚材等也不去訪問，只站在那裡等候，忽見鵲橋把手向台上一指

道：「你們看台上還有一面牌掛著，像是也有些字在上面，卻不知寫些什麼？」文龍見說，慌忙定睛一看，果見台上懸著一面白牌，寫著茶杯大的幾行字在上面。文龍便念將出來道：

本台主設立此台，原為招攬天下英雄起見，如有豪俠上台比較武藝，能打本台主一拳者，賞銀一千兩，能賜本台主一腳者，賞銀一萬兩，能拳腳交著為本台主賞識者，除賞給銀兩外，請到山上與本台主結為弟兄，格外優待，另有大事商議，決不食言。兩個人毋得觀望自誤，切切特示。

雙龍山寨董示楚材等聽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他牌上說的另有大事商議，想必是謀反叛逆之事，少停待他到來，一看他的行為，就見分曉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那雙龍山上飛下一騎馬來，馬上一個嘍兵打扮的人，手中拿著一面白牌，飛也似地從上而來。待到得台邊跳下馬來，便將那面白牌懸在台下柱上，口中又大喝道：「天下英雄聽著，俺家大王有令，今日且各歇息一天，明日再來比武。」說畢，便上馬回山而去。那些人一聽此話，均至台邊將牌細看。楚材等也擠上去，一看原來又是一派胡言寫在牌上。只聽得旁人七張八嘴地念道：

本台主連日登台，挑選天下英雄，乃所來者均是全無能耐之人，以致拳腳之下，為本台主所傷者，已不知凡幾。本台主因體上天好生之心，今日暫停一天，如有遠路到來，且請各自歇息，養足氣力，或者稍有可觀，雖經本台主所傷，亦無怨恨。為此先行諭知爾等，准於明日到台比較，此諭。

本台主董諭眾人聽了，又議論了一回，俱各漸漸地散去。楚材笑道：「原來這個狗頭，今日還不是他的死期。我們且去尋個店所住下，讓他多活一天，明日再來取他狗命便了。」說畢便同著文龍鵲橋回到方才下馬的所在，不上騎，就叫張武、沈方將馬牽著，一同到附近村落中尋找寓處。尋來尋去，卻見那些鄰近的村落，均沒有人家居住，直尋到十餘里路途之外，方見一個村中有一個人家，倒也有五六間房屋，裡面只有老夫妻兩個住著。楚材便將來意與他說知，並言明日重酬房金，那老兩口子歡喜之極，連連答應，把一間空屋叫他們住下。好得裡面牀帳卻是現成，可以不必再為舉動。又引領張武、沈方等將馬至後面拴住，楚材便叫那老者請進房來講話。

那老者卻甚是爽直，便走將進來分賓主坐下，先是楚材開言道：「請問老丈貴姓大名，此屋想是尊產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姓洪名叫庭梁，卻是祖居在此的。」楚材又問道：「敢問老丈，這裡附近村莊為什麼家家閉戶，人跡全無？莫非都遷移到他處去麼？」老者見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是遷移開來，這裡也不至如此荒涼了。」楚材道：「究竟為什麼緣故，都要遷移開去呢？」老者道：「本來我們這裡極為安逸，雖有幾個強盜在雙龍山上屯紮，卻從不到來驚動的。不期近時忽然間來了一個強盜叫做董天林，將這雙龍山奪去，又在山下擺著擂台，說要挑選天下英雄。他手下的人，天天要出來攪擾，以致這幾個村子內弄得鬼都嚇走了，就剩下小老夫婦兩口子，因捨不得這所房屋，又沒有餘錢可以他往，只得就在這裡鬼混。好得他們見小老家中貧苦，沒有什麼油水，所以也不來驚動，在此倒還安穩，只是冷靜不好。」說到這裡，文龍便接言道：「果然冷靜！只不知那個董天林是個什麼來歷，老丈諒必總有些知道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個人的來歷小老雖略略有些曉得，究竟是與不是亦難一定。」楚材見他話裡有因，慌忙問道：「管他是與不是，我們左右空間，何不談談呢？」老者道：「且慢！我們這裡離市甚遠，你們若要買甚東西，可早些說，好待小老前去買來，若然晚了，沒有買處。」楚材道：「老丈說得有理！」便叫沈方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，交與老者道：「我們也不論什麼，只要吃得飽的就是，就煩老丈去一辦如何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們到此人地生疏，自然小老效勞。」說畢便接了銀子，就望外去了。直至響午時候，方見一個莊家人的模樣，挑著一副擔子跟著老者進門。鵲橋便走過一看，原來那個擔子裡面，雞魚酒肉以及白米等類件件都有。見那老者到裡面取了兩個籃子出來，將擔中的物件盡行搬進，又將幾十文錢打發那莊家人出去了，然後將籃子攜了，叫妻子幫著一同拿到裡面收拾。

不多一回，均已煮好，盡行搬將出來。楚材因要探問那老者說話，便拉他一同坐下。飲酒中間，楚材復又問及董天林的來歷，老者道：「小老也不過是聽來的，說話當不得真。因那一日小老出去散步，遇著山上的一個嘍兵，他卻認得小老。原來這個嘍兵，本是以前雙龍山寨主金大王部下的人，他因主人被董天林打傷，又將山頭奪去，故此心懷仇恨，此刻雖仍在山上，卻是心中不願，因此遇著小老之後，他便把小老當作親人一般，將董天林的出身根由，細細的告訴於我。並說那個人本是一個不小的武職官員，因在某營中辦事犯了軍令，主將要捉他去正法，他就一溜煙地逃往外洋，得遇一個拳師，收在門下，不至數年工夫，就教成他七十二路拳法。他因記念家鄉，特地回來，於路上遇著什麼仙人傳授他幾件法寶，說他日後必有封王之福，因此他就癡心妄想，在半路中劫了些客商財物，趕奔京都。不知結識了那個官宦，薦舉在嚴太師門下，與嚴少爺非常投契，特叫他帶領府中幾個超等師爺，暗暗地到此擺設擂台，收羅天下豪俠，以將來圖謀大事之用。因此他就先自一個人到來，謊稱走江湖的人，在山下擺設擂台，乘勢將這座雙龍山奪去，作為巢穴。他就自稱為擂台之主，叫那幾個府中帶來的師爺，在山操兵練將，一俟挑選得有本領的人多了，他就要興兵奪取府城。我們這裡的人也略略曉得些風聲，恐怕真此事，故此行遠避開去。小老就只夫妻兩人，年紀又大，所以也便不想搬到那裡去。你們幾位相公到此，莫非也要去與他比武麼？我想相公們都是文弱書生，就是那位杜相公有些會武藝的形狀，若然前去，不免有損無益。依小老看來，還是不去的好。楚材笑道：「我們志在勤強扶弱，為國效忠，況他又有不軌的念頭，豈可置之不問，任其猖狂？雖承老丈美意，我們自有道理，不勞老丈擔心。」老者道：「我是說我的話，聽與不聽卻在你們自己，小老也不好阻止。」說畢，便將這件事丟開，把餘外沒要緊的事情談了一回，各各歡然飲酒，直飲至日落西山方才把飯吃了，大家安睡。

一宿晚景易過，已到來朝。天明大家起身，梳洗了，各各飽餐一頓，又取些銀兩相謝。老者推卻良久，方才收下。大家又將身上繫縛停當，收拾了一切，辭了老者，上馬而行。老者又送至村口，再三叮囑小心，這且丟過不提。再說楚材等得出村口，大家將老者贊一回，方一齊縱轡而行，不一時已至昨日下午馬的所在，依舊就在那裡下馬。抬頭一望，早見人山人海，比昨日的光景大不相同。再看台上時，見有兩桌白銀擺列在東西兩面，那個台主卻還未到，唯台下柱上的那面白牌已經撤去，曉得今日台主一定到來，決不再有空走之理，且自站在一處空的地方等候。看官可曉得董天林昨日為何不到擂台？原來有個緣故。只因前晚三鼓時候，董天林在山上睡覺，忽然得其一夢，夢見自己正上擂台耀武揚威的時候，忽然台下跳上兩個金甲神人來，將他捉去，說了他多少罪惡，就把他一劍斬下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醒來卻是南柯一夢。因思此夢多凶少吉，愈不耐煩，在牀上翻來覆去，直至天明，何曾睡著？及至起來了，又覺神思不對，所以昨日不敢上台，假意把大言寫在牌上，暫停一日，以免被人恥笑。這叫做：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。何況又是個草寇，安有不亡之理？他還不曉得取他性命的人，早已等候多時了，還在自己騙自己，以為在山躲過一日，避去兇惡時辰，就不妨事的了。這且慢提。

再說楚材等在空地上站著，留心在人中一看，見兇惡相貌的也有，身長體胖的也有，大約都是想來奪彩的人。因此便不去細看，只在那裡等候。等了有半日的工夫，方聽見有一派馬鈴的聲音，連忙回頭一看，見有三個強盜騎著三匹高頭駿馬，從山上飛馳而下。後面又有無數的嘍兵簇擁著，望擂台而來。大家仔細一看，第一個第二個雖然相貌兇惡，卻還不甚怎樣出眾，唯獨第三個人，不特另是一樣打扮，而且氣概高昂。但見他：

身長九尺，腰大十圍。倒掛臉，口賽血盆；獅子鼻，銅鈴兩眼。頭戴烏緞壯帽，高懸一顆大紅纓；身披蜀錦花氅，係著兩個豹皮袋。虎頭燕頤，恍同巨無霸重生；青臉深眉，宛若蔣門神轉世。顧盼處，目中欲無餘子；叱咤時，舌尖定起春雷。鬚鬚如鐵線，兩耳好招風。莫怪他寇盜班中稱第一，威風凜凜實驚人。

楚材等正看之間，忽聽得旁邊有些人在那裡指著道：「這末後一個兇惡形狀的，就是董天林了。這般氣概，定然武藝超群。不知今日哪一個倒運的上去吃他的打哩！」原來這些人都是那些游手好閒來看熱鬧的人，並非是個個來打擂台的。當下楚材文龍聽了，也不過付之一笑，並不在意。只有那個杜鵲橋聽了，卻生氣起來，對著那些人喝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，你們敢是董天林一黨的強盜，故意替他虛張聲勢麼？可曉得我們今日到此，是特地來要他命的。你們若再說這些話，且請先嘗俺一拳！」那些人見杜鵲橋

如此莽撞，也不敢同他計較，只嘻嘻的對著他笑。鵲橋見了復又大怒道：「你們敢是要氣死俺麼？還要笑俺！不要走，等俺先來與你比較，看是如何。」說完便摩拳擦掌地要想過去。幸被文龍看見，隨手拉住道：「你怎麼竟是這般的呆。人家也沒有得罪你，怎反與人家吵鬧起來了？快些與我站在此間，不准開口。」鵲橋本欲過去，不期忽被文龍拉住，也叫沒法，只得站著不動。那些人見他形狀可怕，不敢多言，又恐他真個要去打架，早已哄地走了開去。

楚材見了甚覺過意不去，忙走過去陪笑道：「各位休怪，我們這個朋友有些兒孩子氣的，莫要理他。我且請問你們，方才在董天林前面的兩個是董天林的什麼人？」那些人見他文質彬彬，不敢怠慢，忙答道：「若問那兩個人，一個長的叫楊滔，一個短的叫鄭遷，也都是綠林出身，卻是董天林新近在擂台上收伏的人。聽說本領甚是了得，故董台主與他結為兄弟，做個幫手的。」楚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拱一拱手道：「承教了。」說畢轉回身至原處，把他兩個的名姓說與文龍鵲橋知道。閒話休題，書歸正傳。再說董天林同著楊滔、鄭遷兩個馳馬過來，那些看的人均讓開一條大路，讓他一行人直至台前下馬，早有手下跟隨的嘍兵，將馬牽過。但見他三個人將身上花氅提起，望著台上躡去，卻都一般是旱地拔蔥，燕子飛雲，縱的工夫，一轉眼間均已躡上高台。

但見楊滔、鄭遷兩個先在左右站定，然後董天林走至中間望著台下大喝道：「呔！台下天下英雄聽者，俺董天林自設立此台以來，已有多日，從未遇著敵手，凡是上台者都不肖俺三拳二腳，輕則殘疾，重則傷生。為此本台主今日特帶兩個義弟上台，倘有人來較手者，須先在俺不論那個兄弟手中，能走個三回五合，然後方可與本台主交手。若然沒有本領，也不必上台獻丑，自傷性命。」說畢便至靠壁那裡，在中間一隻虎皮交椅上坐定。又將那個短小身材的鄭遷叫過去，也在一旁坐下。然後，那個長大身子的楊滔走向台口中間一站，也望下大喝道：「方才的說話，董台主已經吩咐明白。如今俺也不必再說，你們台中人如有武藝出眾的人，不妨上台一較。能打著俺一拳一腳者，即以牌上開明的銀兩如數奉送，如再能全勝俺弟兄三人者，銀兩也照三倍奉送。這個買賣是便宜，你們休要錯過了。」

音還未絕，只聽得東北角上有人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家祖爺爺來了！」這個聲音卻像劈毛竹一般。楚材慌忙一看，只見那個人四方身材，頭上戴一頂草笠，赤著雙足，身上穿一件破襯衣，相貌甚是離奇。看他飛奔直至擂台下面，大喝道：「台上的快放梯子下來，好待老子上來較手。」喝了幾聲，方見台上那個楊滔望著下面笑道：「你這個冒失鬼真是不知事體。沒有本事不會跳上來就罷了，何苦定要來送命呢？若要想放梯子下來，不特這台上沒有梯子，就是有梯子也沒有這個規矩。快不要丟你娘的臉了。」說畢哈哈大笑，台下看的人也各大笑起來。那人見眾人笑他，不覺大怒道：「你不放梯子下來，難道俺就不能上來麼。」說畢早見那人伸出兩手將台下的柱子一攔，望上爬去，倒也快速，不多一回工夫，已見他爬上擂台。不問情由，就向楊滔面門一拳打去。楊滔連忙把手架住道：「你這個人怎地的莽撞，既然要來送命，也須留下名來。」那人道：「俺姓祖名叫爺爺，你這灰孫子連祖爺爺都不認得了麼？」說完又是一拳。楊滔大怒道：「好不識抬舉的匹夫，怎這般無禮？照打吧！」就將兩手一分，把那人的拳頭架開，震得那人大喝道：「你這灰孫子的，敢是袖中藏著傢伙麼？」那句話還未絕，早被楊滔飛起一腿把那個人踢下擂台。看的人又是哄然大笑。只見那人在地下爬起來向身上一摸道：「你們有何好笑？幸虧俺有本領的人，從這般高的所在跌下來，竟一些也沒有跌傷。你們也去試試就知道了。」說畢便向人群中亂鑽而去。

楚材等看了，不覺暗暗好笑道：「天下竟有這般的人，跌了下來還是在那誇口，豈不可羞。」正在好笑之際，又見台上楊滔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般沒恥的人，也要上來鬼混，莫非是個瘋子不成？這一腿也夠他的用了。」又向台下喝道：「有本事的方可上台，若再像這沒臉的東西，莫怪我拳上不生眉目。」鵲橋聽了即欲跳至台上與他較手，楚材忙止住道：「且慢，此時他的銳氣正盛，且看看他的武藝，再行上去也不為遲。」鵲橋一定不依，堅欲前去，文龍向台上指著對鵲橋道：「你不要忙了，你看又有人來去了。」楚材同鵲橋慌忙定睛一看，見果然又有一個大漢上去。那個大漢相貌雖不甚揚，卻與方才的大不相同，就是那武藝亦甚了得。但見他兩個交起手來，各將解數使出，真如一對猛虎奪食。鬥了多時，覺得那人漸漸氣力不加，腳下的步位也有些亂了。鵲橋慌道：「不好了，那人又要被他打敗了，快些待我上去幫打！」

他豈知那句話還未說完，那人已被楊滔賣個破綻，用一個黑虎偷心打下擂台來了。直把個鵲橋急得亂跳道：「這個人的本領著實不醜，怎麼也被他打將下來，豈不可惱？你們若再讓俺上去，真是要把俺的肚皮氣穿了！」說畢正欲向前而去，哪裡曉得已經來不及了，耳朵邊早聽見有人在那裡喝道：「呔！台上的狗頭，怎敢這般放肆！俺公子爺來了！」說畢已向台上躡去。鵲橋連忙抬頭一看，又加發急道：「完了，這般文縷縷風也吹的倒的娃娃，怎麼竟敢上去？莫不是活得不耐煩，恐怕沒有死的所在，故此要到台上去送命麼？快些待俺去喚他下來，還是讓俺上去的好。」此時楚材早已看見那個面白唇紅，眉清目秀，雖是書生打扮，似乎弱不勝衣的模樣。但是看他滿面英氣，躡縱得法，便知是個有來歷的人，因此便將鵲橋喝住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可曉得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你只看他是個書生，便小視於他，看來這個楊滔恐怕還不是他的敵手。少停你自明白，此刻且不必多言。」鵲橋見說，只得將腳站住，留心細看。

只見那個書生上得台去，也不寬長衣，只是笑迷迷地對著楊滔指道：「俺公子爺本不屑與你這般草寇交手，只因見你太覺將人欺侮，故此公子爺要來取你狗命。你若知事的，快些跪下與公子爺磕上三個響頭，便放你一個不死，若然還要倔強，哼哼！可曉得俺公子爺的厲害？只怕你頃刻傷身。」楊滔大怒道：「呔！你這孩子黃毛未退，血跡未乾，怎敢到此胡言亂語？且通下名來，好待俺送你回去。」那個書生復又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，還要出口傷人！正是：閻王要你三更死，不肯留人到四更。俺公子爺的姓名也不必說與你知，只把你二拳兩腳早些打發你到鬼門關去，便是你的造化。」只見楊滔大怒道：「好個不識好歹的小廝，這般無理，不要走，吃俺一拳。」說是遲，那時快，早見楊滔已將升籬大的拳頭伸出，使個泰山壓頂的架勢，直望書生打來。那書生卻不慌不忙，只將兩手虛架一架，一個箭步已跳至楊滔背後，望楊滔背上就是一拳，把個楊滔打得大叫道：「好小廝怎敢暗算於我？」復又轉身，使一個餓虎捉羊的拳勢，向著書生直打上去。但見那書生往上一跳，突然跳至楊滔背後，照准楊滔腰裡又是一拳。兩個回合，已把楊滔累得滿身是汗。

此時楊滔方知來者是個勁敵，深悔方才狠不該輕視於他，倒被他打了兩拳，輸去二千銀子還不打緊，只是今日初次登台，那裡去得下這個臉去？因此便把平日習練的工夫盡數使出，要想爭過這口氣來。那裡曉得那個書生身體甚是靈便，要想打他一拳萬萬不能。書生也只是招架，並不還手。下面看的人齊聲喝采道：「這個方叫做真實本領，不擺在面上的。」楊滔要想贏他，看來有些費力，這幾句說話早已順著風吹到楊滔耳朵裡去。楊滔更覺著急，又羞又惱，恨不得一拳就把那個書生打下台去。不期打了一回，又被他乘空打上幾拳，打得滿身疼痛，竟欲敗下，心上又覺不捨，只得拼命相持。鵲橋等在台下看得甚是清楚，不覺笑逐顏開，對著楚材道：「果然大哥眼力不差，俺卻萬不能及。但是俺看那個書生拳法雖精，恐還力量不足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文龍笑道：「不用你著急，豈不聞恃力量是個匹夫也。你看楊滔他的腳步已經錯亂，我看頃刻之間楊滔就有性命之憂。」鵲橋道：「只怕不能，況且台上還坐著兩個人在那裡，豈不要出來接應？」楚材道：「你放心，擂台上從沒有幫打的道理。若然可以幫打，就不成為擂台了，怎能服得天下英雄的心？」

楚材這句說話還沒有說完，早聽見台上楊滔大叫一聲道：「痛死我也。」楚材等慌忙仔細一看，原來楊滔的兩隻眼珠，不知怎樣早被那個書生將兩指挖出，滿面鮮血，剛叫得一聲「痛死我也」，又被那個書生乘勢一腿踢下台來。此時鵲橋見了，不覺大喜，忙奔到台下拍手大叫道：「你這相公真是能幹，照這樣的容易，一總把他們收拾了吧，也省得我們費力。」說畢又飛奔到楊滔跌下的所在，照准楊滔胸前加上一腳。可憐那個楊滔就此了帳。書生方欲下台，見那短小身子的送遷忽地將身立起，直躡出來，大喝道：「小輩休走，怎敢下此毒手傷俺哥哥？俺來替他報仇了。」說時遲那時快，早是一個箭步過來，一掃堂腿欲將那個書生踢倒。

哪知書生早已防備，見他掃堂腿過來，便往上一跳，那腿卻使個空，剛收回那條腿時，書生復又躡至面前。好得兩個均是身子便捷，一搭上手便各把平生絕技施展出來，一拳一腳，一住一來。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。兩個約走了十餘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

鄭遷因急欲報仇，故意地將拳法放鬆往下敗去，書生不知其計，即欲追趕上前，那知鄭遷早已扭轉身軀，向著書生颯地就是一鏢。幸虧書生眼快，慌忙接住，意欲還他一鏢，不期鄭遷第二個鏢又來，要想再接卻已來不及了，慌忙把身向後一跳，那裡曉自己立的所在正離台邊不遠，向後跳去，恰恰的蹈了個空，向台下跌下去了。幸而那鏢沒有著身，雖經跌下，未受重傷，及至爬起，本欲再上台去，因見看的人都在那裡哄然大笑，倒覺得滿面羞慚，只得也向人中逃去。楚材因見這書生品格武藝件件都與自己彷彿，早有此意，欲結識他做個朋友。此刻見他不好意思欲向人中躲避，忙從斜裡迎將上去，隨他到無人之處與他接談了一回。方知這個書生就是大忠臣楊根山公之後楊德明公子，他因父親被嚴嵩所害，又不肯把他放過，定要拿捉於他，故此他四處逃避，幸遇名師傳授他的武藝，又寫了一封書，將他薦到邊關上戚紀光部下去效力，以便乾功立業，將來可以代父報仇。因此他取了薦書，要到邊關投效，路過此地，忽見這個擂台，起初還恐怕出頭露面，被人知覺，後來因見楊滔厲害，一連打敗了兩個，說的說話太覺驕傲，是以忍不住少年情性，一時不暇檢點，就驀地跳上台去較手，所以方才在台上不肯說出名姓，就是這個緣故。此刻他見楚材出言風雅，品格端方，知道也是正人君子，故肯把自己的來歷說與楚材知道，當下楚材也將自己名姓並立意到來要除董天林的說話，告訴了楊德明一遍。就約了德明仍舊一同來到台下觀看，以便少頃助力。

那知剛到台下，楚材仰面一看，不覺大吃一驚。要知何事吃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